



台灣行的回憶

*柴田一行

我不知道我的雙親是何時在基隆結婚的。自我懂事以來，我和雙親就一直住在真砂町。更正確一點來說，是基隆市真砂町二十番地。後來，小我兩歲的妹妹也是在此地出生的。

雙親結婚後，一直沒能順利得子，據說，母親一直向我們家附近一尊位在大沙灣橋畔所祭祀的觀音祈求上蒼能夠賜給她一個孩子，之後便生下了我。母親到了晚年還總是說著要向大沙灣的觀音道謝還願呢。在我出生即將滿一年之際，發生了一件大事。當時還在東搖西晃地學走路的我，從距離地面大約一公尺的高度摔了下來，失去意識。母親立刻把我送到位在日新町的田中醫院，而醫生卻對母親說：「這個孩子大概九成九不會好了，就算萬一真的出現奇蹟，也可能沒有辦法再過正常人的生活。」當時，父親正在出外航海的途中，不在家裡。我昏迷了三天三夜，那段時間裡，母親曾好幾次把我抱在懷裡，心裡也曾有過尋死的念頭。那時，母親總會想到，這個孩子是大沙灣的觀音娘娘賜與的寶貝，所以才打消了尋死的念頭。而我就因為母親對孩子的這分強烈的情感聯繫，幸運地撿回一條小命，也很感謝上

天的照顧，讓我得以過著與一般常人無異的生活。

當然，前面所說的這些事，並不是我所記得的事情。我真正開始有印象，可以記起過去的事，大概是在妹妹出生後又過了一年左右。像是妹妹出生後，家裡請了義重町的照相館的人來照相，還有曾經與父親一起到海邊玩風箏等等的小事情，我都依稀記得。當時海邊的入口處有一戶人家養鵝，那隻鵝總是伸長著脖子，發出獨特的叫聲向我們飛過來。從小孩子的角度來看，那簡直就像一隻大怪鳥發動攻擊般。那時感到的恐懼，至今都還令我印象深刻。我也記得那個時候，道路正在進行鋪柏油的工程。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柴田市次郎）正擔任照南丸的運轉手（現在稱為航海士），那是一艘隸屬於台灣總督府基隆水產試驗所的船艦。在我四、五歲左右，就開始幫忙送便當給父親。我就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家名為「流水巴士」的公司搭車到浜町下車後，再從魚市場前面的舢板轉搭船過去。記得當時在舢板幫忙的大叔總是對我很照顧。八尺門那裡搭好橋，已經是我八歲的事，我小學二年級，可以直接搭公車到試驗所前門了。

* 作者為前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南鵬丸首任船長之子



我還記得我們在真砂町的家附近的景象。家的前面就是一條小路，如果沿著那條路一直往北走，可以接到一條大馬路。如果向東邊走的話，則可以從旭日丘的舊砲台下面經過，通往社寮島和八斗子方向。如果轉往海邊，遠遠地就能看到海港入口的白色燈塔，再走近一點的話還可以看見紅色的燈塔。當時我看見水平線的遠方，一艘大船船桅緩緩地移動，後來慢慢地連船身都可以看見，這件事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麼看也不覺得厭煩。如果往西邊走，可以沿著日新町和義重町的商店街往市公所和基隆車站的方向前進。若是在家門口轉往南邊走，則有個牧場，裡面飼養著牛群。從這附近再往東走，就可以到達大多是日本人所居住的住宅街。位於住宅街東邊山麓上的就是要塞司令部。

小時後，光是靠近這裡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陣陣恐懼，所以總是沒有進到這附近。不過仍然可以看見這個司令部的後山有著很廣大的茶田。到了我五歲的時候，我們家越過一座山，移居到新建在綠町的家。那個地方位在田寮運河的上游處，後門就是港東醫院，東邊盡頭處就是傳染病研究所。還記得那個時候母親總是告誡我絕對不可以靠近那個地方玩，要不然生病可就不得了了。不過，我從門邊看見裡面種植的鳳仙花，花朵綻放的美麗景象，至今還會浮現在我腦海。

水產試驗所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家族

旅行的活動。在我五歲時，是到社寮島的千疊敷爬山，搬到綠町後，則是前往金瓜石礦山的公車旅行，還有草山溫泉一日遊等等，因為這些活動都是和父親一起去的，所以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在綠町的家門前是一片空地，每到四月，草叢到處都會聽到小小的草蟬發出的鳴叫聲。草蟬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全身都是草的顏色，如果不仔細用耳朵聆聽，還真找不到它。不過，抓草蟬可就成了上小學前的孩子們最熱衷的遊戲。

距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有一所基隆高等女子學校，這所學校的後山風景十分美麗，簡直就像是公園一樣漂亮，也是這一帶孩子們最佳的遊樂場，孩子們成天追著眼睛白白，頭也白白的白頭翁，或是在水池邊抓蜻蜓，玩得不亦樂乎。

家門面是一塊空地，再往前走就是一條小路，不過當時的道路還很狹窄，也沒有名稱，人們只管叫它是女子學校前面的路，現在則好像已經不在了。我們搬到綠町後不久，運河邊開了一條可以讓公車通行的大路。家兩側有條小河流入運河，沿著這條小河走，可以接到通往港東醫院的道路。這條路上住有好幾戶台灣人家。其中，最靠近港東醫院的那戶人家，有一個年紀與我相近的男孩，和我感情很好。他常常拿家裡炒的菜給我吃，農曆過年，也曾拿台灣的餅給我吃，對我真的很好。只可惜，在我



上小學時，因為這裡被徵收為道路用地，此戶人家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就這樣分開近七十年，現在，我也完全記不起當時彼此稱呼的名字了。除了小學同學外，他是我一生當中連作夢都最希望再次相見的好友之一。

這些人家搬走後，這塊地方被建為經由綠岡通往真砂町的寬廣大路，已經是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了。在這段時間前後，我家後面接通了一條路，附近也開始建起市營住宅。我記得在我家旁邊並排建了三棟，道路的另一邊則建了四棟住宅。搬來隔壁的比嘉先生，是高等女子學校的雜工。他們家有爺爺、奶奶和五個小孩，是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比嘉先生的隔壁，以及再過去一棟住宅，這兩棟房子都是王家的。對了，沿著家門面大路往東邊的角落處還有家店舖，我記得好像也是王家的房子。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航海。雖然我與父親一起生活的回憶並不多，但是，他真的是一個很溫和的人。父親在南洋航海時，總會買一些蝴蝶蘭和石斛屬的蘭花回來，還在家裡庭院的角落搭了一個棚子，興高采烈的將它們種在這個地方。不過話說回來，後來照顧它們則大多都變成我的工作.....。

我家後山有個市營的花圃，也有座溫室。當時我們就曾經將比較重要的花交給那裡來保管。像是蝴蝶蘭這些比較漂亮的花開了的時候，還曾被放到市長

室裡面裝飾呢。

從綠岡通往真砂町的路，剛開始時只是一條人走出來的步道，要經過那條路時，必須要小心注意龜殼花或百步蛇等毒蛇的威脅才能安全的通過。在這樣危險的山中，仍然可以看見台灣人在各處種植的茶田綿延開來的景象，路旁的草叢或山崖等處常會開有很漂亮的白色百合或牽牛花。到了秋天，路旁的芒草還會隨風搖曳，讓人感到非常的清爽。

父親也是一個手工很巧的人。他曾利用帆布縫成睡袋，也曾將帆布做成登山背包，到後來，家裡的浴室和雞小屋，甚至連陽台都是父親在假日空閒之餘親手搭建的。當然，由於家裡面沒別的男丁，負責擔任助手的就是我。此外，我父親也很喜歡動物，在航向南洋途中，總是會買文鳥或鸚鵡等鳥類回家。只是，後來這些鳥大部分都送給我所就讀的小學飼養。由於家前面的小河匯入運河中，所以我們家也養過鴨子。只是很不可思議的是，雖然我們將這些鴨子漸漸養大，但卻越養越少隻，到後來也沒吃到過這些鴨子。在這些動物之中，唯一一個真正成為我們家的成員，一直伴隨著我們的則是一隻從香港買回來名叫「太郎」的小狗。

運河另一邊有條通往瑞芳方向的礦車軌道，我不曉得它的終點是在什麼地方，不過我常看到人們利用它來運送石炭，所以我想終點說不定是在深澳附近。綠町再過去一個城鎮就是東町，經



過綠町的公車都會從東町的入口處轉往西走，再一直往車站方向前進。東町的隔壁城鎮是曙町，因為那裡大多都是山和水田，所以每到五月初，就可見到螢火蟲飛舞，我曾因此美麗的姿態而深深感動。礦車軌道從這個城鎮的入口處急速向上爬升，所以也有台機器在此拉起很粗的鋼纜來固定台車。山坡十分陡峭，從下往上看還會讓人感到頭暈。人們都叫這裡為傾斜拖運道 (incline)。拖運道最上方有條很長的隧道，再過去就和一般平地一樣平。我曾經與父親手持釣竿經過這裡，左手邊不遠處有個像公園一樣漂亮的地方，這裡就是我們父子倆享受釣魚樂趣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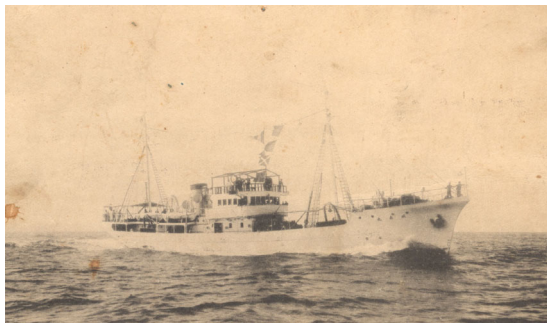
隔著運河與高等女子學校相對的是一間肥料公司。小學四年級的春天(1940)我曾經與父母、弟弟、妹妹共五人一起通過山路，前往山中的一間大型寺廟—靈泉寺。沉浸在山中沉靜氛圍中祭拜。回途時從四腳亭下山，經由八堵回家。這也是父親帶著全家人一起出遊的少數回憶之一。

昭和十二年(1937年)四月，我進了葉小學就讀，以前在家附近能夠和我一起玩的朋友只有一個人，但是入學以後，我第一次有機會認識很多同年齡的朋友。當時我真的很開心，不過，我知道他們不僅只是在一起玩的朋友，也是一起在學業上競爭的好夥伴。

沿著幸町通往綠町的狹窄田道旁住有許多台灣人家，經常可以看見許多用

功的台灣小孩。傍晚時分，街燈亮起時，在燈光下拼命讀書。我就是從他們的姿態中了解到，自己上學後也必須那樣用功才行，也因此養成主動唸書的習慣。現在想起來，他們努力的背影，仍然讓我肅然起敬。

照南丸下水大概是我出生時的事情。記得當時的船長今泉先生好像是住在奧山町。大概是我四歲時，母親和我一起爬坡道的時候談起他。不久之後，在我滿五歲時，或許記得不是很清楚，母親因為急性盲腸炎住院，地點是在基隆醫院。因為那時還沒有救護車，怎麼送母親去的我記不得了。只記得當時我聽到從手術室中傳來母親呼喚我的聲音。附近的大嬸一直陪在我身邊，緊握著我的手。父親則是因航海而不在家。妹妹交給同樣是在船上工作的香川先生的家人來照顧。那家人尚有兩個還在上小學的女孩，對我們這個才兩、三歲大的妹妹十分疼愛。這是我們還住在真砂町的事了。真砂町家的附近，有一個叫做福本的先生，他們家中放有福本先生親手做的照南丸木製模型。當時擔任通



照南丸試驗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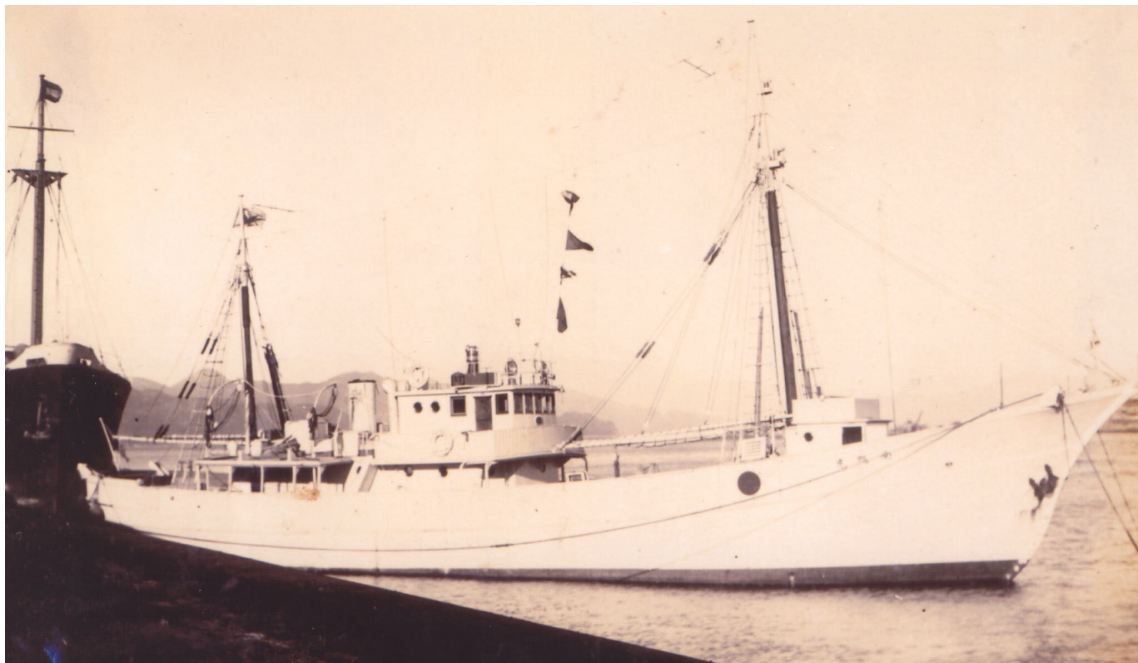


訊士的田中先生在不久後就搬到北海道，據說是去擔任函館高等水產學校訓練船的通訊士教官，不過後來戰爭爆發，函館遭受空襲，他好像就在那場空襲中去世。

金村正巳先生則是水產試驗所的所長。戰後，他擔任下關水產公司的顧問。在我就讀大學時，前往打工公司途中，在北海道遇見了自基隆分別以來闊別十五年的他。接任金村先生的是安原良兒先生，戰後則是當上了高知縣立水產高等學校的校長。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我在東京遇見他。這兩位先生以前都住在東町。至於從函館高等水產學校一畢業就到水產試驗所就職的岩垂亨先生，在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他擔任北海道稚內水產試驗所的所長時再度相

會。他告訴我許多有關我才剛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們家發生的一些往事。很有趣的是，這些相遇都十分偶然。就在這反覆回憶中，我才深刻了解到基隆有著我數不清的回憶。昭和十二年（1937年）我進了雙葉小學就讀一年級。那時的生活雖然平靜，卻也隱隱透有些許不安。這是因為七月爆發中日戰爭的關係。不過那時對孩子們來說，可是連作夢都想不到的事。

我進入四年級那一年（1940年），台灣創辦了水產講習所，台灣終於可以自己培養水產方面的人才。當時的訓練船取名為南鵬丸。我父親從照南丸調任過去，成為南鵬丸首任船長。原本照南丸也要作為訓練船，只可惜時代的洪流將兩船船員拖離了他們原本的工作，將他



南鵬丸試驗船



們捲入戰爭的漩渦中。南鵬丸的駐紮地是在八尺門旁的船舶泊地，當時的照片只剩下一張。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邁入一場改變日本命運的大戰。當時我也即將快從小學畢業，進入了必須思考要不要唸中學的小學六年級這個階段。從航海訓練回來的父親，很興奮的提起他在廣島觀摩海軍學校的事情。我一直很想要跟隨父親的腳步，成為一名出色的船員，所以想要進海軍，為了這個原因，我當時就向父親懇求能讓我進入日本內地的中學就讀。

在那段期間裡，有好幾艘內台定期船在航行途中遭受魚雷的攻擊而沉沒。記得在我搭船即將要離開基隆到港外時，還在心中反覆吶喊著我一定會活著回來。

昭和二十年（1945年），日本戰敗，我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改變。途中曾經因為擔心而回到日本內地與我們在一起的父親，不久後再度回到基隆。由於戰況越來越激烈，書信不通，家中又完全沒有收入，就在全家陷入一片絕望之際，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秋天父親突然回到家，那時候一家人能夠團圓，是世上任何言語也無法表達的喜悅。可是，日本戰敗後，日本國內的政局非常不穩，到處陷入一片混亂。父親雖然很努力的想要找尋一分工作，卻始終無法順利的達成。就在這個時候，父親聽說台灣方面有人可以幫忙，就動身前往。

但這卻是我家人不幸的開端，我的父親就此下落不明。數年後，我進入了北海道大學水產系就讀。我記得當時我一直想要成為一名出色的水產人，然後再度回到台灣，努力找尋父親的下落。後來，在昭和二十九年（1964年）進行航海訓練計畫時，我也曾經向大學提出強烈的建議，將以往以北洋為中心的航海實習改為航向南洋，當時曾經一度有機會停泊到基隆港，只可惜由於當時台海局勢不穩只好作罷，後來迫不得已只好將預定的停泊港改為新加坡。

在通過巴士海峽的途中，我曾經和齋藤市郎教授談到有關照南丸的事，也得知當時的無線局長已在函館過世的消息。之後又過了數十年，我一直在教育領域工作，直到退休後整整過了十三個年頭，才又踏上了父母帶我一起離開的基隆，不過這次則是換我和我的孩子一起來拜訪。這段時間相隔了整整六十年的時光。也終於完成了我想要再度造訪母校的願望。雖然我始終無法找到父親的下落，但看到現在水產試驗所變得這麼有規模，過去曾經放在照南丸艦橋上的船鐘也被保存的如此完好，心中就覺得好溫暖。我相信，任何與過去相關的人看到，不曉得有多麼高興吧。

基隆—我心靈的故鄉，因為這麼多人的照顧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事物，又在此受到這麼多溫暖的關照，我真的是感到十分的感激。對於養育我長大的山川，我也由衷的感謝。



後記

*柴田英則

從小，我就時常從父親的口中聽到有關「台灣」的故事，不過那個時候，我只是很單純的傾聽，並不帶有任何特別的感情。我只記得父親只要一談到「台灣」，整個人就會變得非常有活力，那時我就會想「這是為什麼呢？」，感覺非常不可思議。只不過，當時的我從來沒有想過在我將來就職的工作，會與台灣有著很深的關聯。直到有一天，我聽見父親在嘆息中吐露出「我好想回台灣」的話語，至此之後，和父親一起到台灣就成為我一直想要實現的一個夢想。

就在去年 12 月，我終於有機會和父親一起「回到」台灣。雖然當時父親很想馬上出發前往基隆，不過我們還是在台北停留一晚，稍做歇息後才出發。搭著前往基隆的公車途中，父親看著窗外一座座山，就好像是尋回他的回憶一般，沿途指著一處處地點不斷說道：那裡是基隆河，遠足的時候曾經看過；那裡就是圓山動物園等等。父親好像是回到了少年時代一樣，他的表情是那麼的有精神，讓人完全感覺不到是年事已高的父親。到了基隆的公車終點站，他也一度因為城市的改變而感覺到困惑，不

過，海水的香味和城鎮的風貌，還是能讓人隱約感覺得到有些珍貴的事物依然沒有改變。

我的父親住在台灣，大概是在 1931 年到 1943 年這 12 年間。父親的原稿中所提到的「町」名，都是在日據時代的地名，我們不曉得現在的名稱。此外，原稿中所提到的雙葉小學，其正式的名稱是雙葉國民小學。就在去年十二月我們曾經拜訪仁愛國小，那時真的很感謝校長先生和各位老師的關照。雖然沒有辦法找到父親當時就讀的在校紀錄，不過藉由校舍角落處所保留的紀念樹和紀念碑，以及學校中建校以來歷任校長的相片，我們仍然可以完全確認那就是父親畢業的小學（而且，父親至今也還小心翼翼地保存著當時的畢業紀念冊）。當時的國民小學，還有其他台灣的孩子一起就讀，直到現在，父親也仍然在找尋當時同年級的學生。他一直希望可以藉由當時日本學生的交流紀錄，試著找尋當年台灣同班同學的下落。

父親也有提到，當時的台灣人勤於向學，家中比較貧窮的孩子，總是在街燈下唸書。而且在水產研究所中，也經

* 作者為前篇「台灣行的回憶」作者之子，現任日本東京產業株式會社營業第二本部化學機械第二部 第二課部付課長



常可以看到台灣的學子無時無刻地用功唸書的場景。父親在照南丸上曾經和台灣的學生一起玩，因貪玩被責罵時，也都是台灣人幫忙解危。當我們看見照南丸上的鐘被保存的如此完好時，我想，父親這才真正有了回到基隆的感覺吧。

日本戰敗後（台灣光復後），獨自一人留在台灣的祖父曾經在 1947 年從台灣回到日本，家中也暫時恢復了平靜的生活，只不過，當時在日本很難找到工作，我們家非常的困苦。就在這困難的處境中，祖父從朋友那得知台灣方面有工作的消息，於是又一個人獨自前往台灣，從此下落不明。

祖父前往台灣好像是在 1947 年到 1948 年之間的事。之後，失去一家之主的柴田家，變成祖母一人獨自挑起養育孩子的重擔。這段期間，因為一起意外事故，家裡又痛失最小的孩子，祖母就這麼含辛茹苦地把三個孩子拉拔長大。那個時候柴田家的「家」，實在是非常的老舊，其老舊的程度就算什麼時候倒塌都不奇怪。記得我小時候剛懂事，初次造訪這個家的時候，還因為害怕恐怖而不太敢靠近呢。如今祖母已過世，不過我還記得小時候祖母總是很溫柔的對我說「我們在基隆住的是很好的房子喔」。

雖然我們知道祖父是前往台灣，但是在那之後，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有關祖父的消息。祖母大概是從來都不認為祖父已經去世了吧，她始終非常堅決的拒絕將失蹤的祖父登記為死亡。直到我們

在法律上申請確切的死亡證明時，已經是祖父失蹤 30 年以後的事情了。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並沒有任何祖父的遺物。唯一有的，也僅有祖父留下來的船員證明和幾張照片而已。其他則全都在父親的回憶中，我想，這可能也是父親會說出「我好想回台灣」的原因吧。

祖父曾經任職的基隆水產研究所，在當時是擁有最尖端科技的研究所，直到如今，在日本的研究所中也還留有當時的研究紀錄。其中尤其是有關於鰻魚的生態研究，說是世界第一也不為過。此外，對於當時仍沒有遠洋漁業經驗的台灣而言，也是當時學習遠洋漁業基礎的一個重要地點，與後來祖父擔任首任船長的「南鵬丸」隸屬的基隆水產講習所，同樣都是近代漁業發展的一大中心。

可惜的是在當時戰爭處於最熾烈的時候，不論照南丸還是南鵬丸，都無法被允許只單純的從事漁業研究，而被捲入戰爭的漩渦裡，比起原來的工作，兩艘船艦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幫軍隊的忙。記得祖母還曾經對我說過，當時祖父曾經從 Seamanship 中救了因戰鬥而遇難的英國人，因而受到軍隊嚴厲的斥責。

在日本的中央水產研究所中，還保留有相當多台灣水產研究所在光復前的研究資料。其調查成果的精確程度，直到現在還是很令人吃驚。如果貴所有機會和中央水產研究所交流的話，真的很誠摯希望各位能夠參考一下當時的研究資料。就連外行人的我看來，也可以從



這些研究資料中感受到當時台灣人們的熱情與求知的態度。我想這也是能夠證明台灣人和日本人深刻交流的珍貴事物。我曾經向中央水產研究所詢問，據說當時的台灣紀錄尚有許多仍未整理，仍然還沉眠在歷史的記憶中。

我就職後，第一次因為工作的關係來到台灣，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對台灣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而且難以言喻，對有些地方的風景彷彿似曾相似。我也曾經去過美國、歐洲，或是中國大陸，但卻從來不曾有過像在台灣感受到的「懷念」。我想，在我就職後一開始就是被分配到「船舶部」工作，也許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命運安排吧。還記得當時祖母聽到柴田家子孫從事有關於海洋的工作時，眼眶中就泛滿了淚水。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下落不明的祖父了。

父親在國立北海道大學水產系畢業

之後，當上了高中老師。但是他還是一直對水產業難以忘懷。當他擔任一個小島上的教師時，還曾經搭建起手工製作的燻製加工所，對該島的漁業貢獻一分心力。雖然父親始終沒有當上船員，但是在他任教時期也大多在近海城鎮，我想，他也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在與海洋發生關聯吧。雖然我現在位於不同的工作部門，但近 20 年來，我在船舶部長期與台灣的 CSBC（中國造船公司）一起工作，我覺得這也許真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緣分。

因為在公司工作 20 年而拿到旅遊券的獎勵，使我得以和父親一起拜訪台灣，實現我的夢想，這一切也要感謝貴所對於突然來訪的我們如此熱情的招待，我在此致上我最深的敬意。尤其是帶領我們到 show room（展示室）的主任秘書劉燈城先生，真的很感謝您。



基隆海事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師生合影（前第一排右三為柴田市次郎）